

2月21日,著名电影剪辑师蓝为洁去世,享年87岁。蓝为洁是著名指挥家汤沐海的母亲。汤沐海身为海内外数支乐团的音乐总监,工作繁忙。他的父亲汤晓丹和母亲蓝为洁去世时,他都身在异乡。在一次访谈中,汤沐海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家人尤其是父母与妻儿的亏欠。

汤沐海：“指挥”和“家”的合奏

张 卓

我与汤沐海约在上海爱乐乐团见面。那天是乐团发布新乐季,汤沐海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。我与汤沐海在公开场合数次见面,但都未深谈,因为我觉得他谈话时总有所保留。后来证明,那得看场合。

开完发布会已是中午,乐团备了简餐。汤沐海朝我一挥手,示意我跟他走,“去我家里坐坐,正好我家里人都在,你可以认识认识。”他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,里面装着4盒盒饭,晃晃悠悠地出发了,我跟着他走。路过一个品牌理发店,他隔着玻璃门朝店家的伙计挥手致意。

汤沐海的家,或者说他的住处,离乐团走路不到10分钟,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高档社区。“你稍微等一下,我看看她们是不是在睡觉。”他摸了半天钥匙,开门进去,然后朝我挥手道:“进来吧。”指挥家喜欢在滔滔不绝时挥手,因为挥手是他们工作的呈现形式。

开门进去,浮现于眼前的是一片乱象,客厅四处堆满家庭用品、书籍和唱片。不一会儿,汤沐海的太太和女儿就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谈话现场。他的太太是韩国人,生于首尔,是位职业钢琴家,为家庭放弃音乐生涯,改为全职主妇。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生活背景,他们的女儿会讲英语、德语、韩语和中文四国语言,而且她正在学小提琴。我很好奇,一位指挥家和钢琴家的孩子为何要学小提琴。这时她妈妈用英语插话进来:“我是钢琴家,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带着自己的乐器走,每到一处只能使用陌生的钢琴。人和乐器也是有感情的,身为钢琴家,只能割舍。所以我们想让她学小提琴,这样的话她就能带着自己的琴到处走。”这时汤沐海吃完盒饭过来,一边听着我和她太太的谈话,一边又把我带入他深不可测的思想漩涡。“我想通过你的笔,表达我对家庭的亏欠,尤其是对父母和妻儿。”他说。

“我的人生就是南征北战。”汤沐海说道,“我很喜欢到处跑,体验各处风土人情。但我工作忙,所以只能借助工作来跑,而且一直觉得跑不够。”汤沐海如

今是国内4支乐团的音乐总监,分别在上海、杭州、河南和天津。他在国外还担任3支乐团的主要职位,分别在贝尔格莱德、布拉格和汉堡。光是指挥这7个乐团,就能让他跑个马不停蹄。

汤沐海喜欢云游四海的浪子风格来自他深爱的父亲。汤沐海的父亲是电影导演汤晓丹,以执导1974年的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和《南征北战》而红遍大江南北,2012年以102岁高寿仙逝。汤晓丹生于福建,是客家人,从小远渡重洋去到南洋,又远涉千里返回祖国。

中原文化其实和客家文化并未有想象中那么遥远。汤沐海解释道:“当年的中原人迁徙到福建一带,成了今天的客家人。我曾带着河南乐团到漳州和华安演出。因为那是我的老家,也是父亲的故乡。我默默循着父亲走过的路,用真情实感在心里缅怀他。可惜人生短暂,我们的探索各有尽头。”

“父亲过世时,我未能与他见上一面。那时我正热火朝天地在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彩排罗西尼的《奥赛罗》,我本来想跑,但临时找不到接替我的人,只能硬着头皮上。不过父亲百岁之后,命若悬丝,我将每次与他见面的机会视为默默告别。他是个很有创造力的人,但久病不起,看得出他对创造力无法实现的痛苦。我通过我的业绩,不停地在向父亲致敬和报答。他走的时候很平静,去了天国。我迟早要和他碰面,而且很愉快地见面。”汤沐海说。

然后,他看着身边的妻儿,低声说:“在外做事男人的苦楚,就是亏欠家庭。这份工作的乐趣就在四处走动,于是给家庭造成不便。有时我两三个月连续在外面跑,回到家里过个两晚,第三天又要出去环游世界,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。有一次,从芬兰飞到澳大利亚,转机两次,前后40多个小时,劳累不已。即使在家里,我也很难与她们碰面。因为我总是很晚吃饭,还要半夜研究总谱或处理公务。好在我有一个好太太和好女儿。我很爱孩子,用心浇灌一朵弱不禁风的花长成大树,想让孩子像其他人一样健康、快乐地成长。因此,对于我来说,家庭团聚是再奢侈

不过的美事。”

那么“家”,在这位“暴走族”的指挥家心目中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,在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,还是在他的心里?

“对家来说,还是安静的环境较为合适。我也说不出哪里最好,其实这取决于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我的工作充满声响和热闹,整天‘戎装’,我希望在喧嚣之后找到宁静,独居一室,穿着小短裤晃来晃去。当然,对宜居的口味也会随着年龄而有变化,如同年龄也会让你对音乐的看法不同。老了,拿起总谱,观念会不同,能通过表面现象看透本质。年轻时要阅读很多参考资料来丰富自己,比如你写文章就得旁征博引。到了一定程度后,抛开表象,立刻能看到作曲家的本意,甚至作曲家是否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来表达。”汤沐海说。

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,它们左右树立或践踏人生观,让信仰动摇,让生活颠沛,让事业游离,让亲人为难。身为指挥家,汤沐海的信仰坚定不移,那就是音乐。

家庭拥有高寿基因的汤沐海,自然不用担心自己的事业,相信还会持续很

长一段时间。但倘若他突然离去,那他希望如何被后人所敬仰呢?这是一个名人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而对于笃信禅宗的指挥家们,尤其是对切利比达克和汤沐海的恩师卡拉扬来说,他们都相信来世,他们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希望以来世继续为音乐服务的意愿。

“完全不需要考虑别人会怎么纪念我。我并不在乎被夺走所有的东西,因为我的音乐和精神世界是夺不走的。我的幸福是别人拿不走的,我的满足是无与伦比的,因为我与我的团在造我的丰碑,这是别人所不具有的。谁知道哪天一早起床,我患上忧郁症,或者突然失聪。人生不可测,理想永在变,追求无止境。我的每一天都在向世界挥手告别,用我的方式。”汤沐海说。

汤沐海的母亲蓝为洁因病去世后,汤沐海在博客中为母亲的离世发了讣告,声明将按照母亲生前嘱托,即按一切从简的原则料理后事,并附上一首诗,寄托了他对母亲的深切思念:

苦海十年生死从,礁岩浪过更峥嵘。

相夫立业家中柱,教子成才天外鸿。

一剪分明扬影艺,千篇洗练叙胸衷。

川菊晚放秋风爽,人过古稀火正熊。



汤沐海在教女儿小提琴

艺术·中坚

“舞剧演员”山翀

孙 茜

“舞剧演员”是业内给山翀的一个定位。作为目前国内演出舞剧数量最多、品质最高的舞剧女演员,她以情著称,并且各色人物都能诠释到位。对于“舞剧演员”的定位山翀是认同的,在舞剧表演方面她确实有独到的心得。从第一部《徐福》开始,20多部大型舞剧的演出使她积累了很多经验,是这些经验逐渐将她从懵懂领到真正的舞剧表演殿堂。到《青春祭》这部作品时,她开始顿悟到,“舞剧”绝不仅是“舞”,很重要的是“剧”,也就是要注重用肢体诉说故事、塑造人物。

一个好的舞剧演员首先一定要把握人物内心的情感、树立人物的形象、丰富人物的内心。这就需要在前期做大量的准备,如看剧本、看影视剧等资料,从多方面了解人物、剧情,特别是一些个性鲜明、与自己性格有极大反差的

人物,像《原野》中的金子。

最初张健民导演找到山翀,她很惊讶,也怀疑自己能不能演好曹禺笔下这个敢爱敢恨、泼辣率直的女性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走入剧组,在准备过程中,山翀竟慢慢地喜欢上这个角色,她觉得金子这一角色很值得尝试,主要原因是,金子的命运很牵动她,让她有表现欲,有发挥的空间。这也让她意外发现,自己可以突破一直柔情的女性形象,尝试叛逆的角色。这一发现让她兴奋又欣慰。这些发现都是山翀在研读人物时找到的。

舞剧表演不是单单靠技术,更多的是用心。感情的表现也是日积月累的,甚至可以从平常的练功中开始。很多人觉得练功很枯燥、辛苦,但山翀在练功中,哪怕是最简单的擦地动作,她都会把表演融入其中,有意识地将表演融

入动作中,将情感融入练功的音乐中,久而久之,动作中就习惯性地带出了感情。各种动作伴着音乐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感觉,而这些带情感的动作,都会自然而然、灵活自如地运用到不同舞剧、不同情感的表演中,这就是持之以恒锻炼出的习惯。

日积月累,用心体会是山翀成功演出舞剧的经验,是山翀对待舞剧工作的态度写照,更是值得年轻演员学习的真经。回首自己演过的众多作品,精益求精的她总觉得不足,仍在追逐,希望观众能读懂她的表演,爱上舞蹈。每次演出结束后,山翀都会不断总结,做出调整,所以即使是同一出剧目,每场演出都有所不同。她能感觉到自己每一次改变的好或不好,并记住这种感觉。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舞剧本身,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,就是要让观众体会到演员想表达的,这也是舞蹈工作者为之努力的。“舞剧表演要用心去跟观众交流,而不是盲目地自我陶醉。”山翀说。

多年的舞台生涯,山翀穿梭于各色的舞蹈人生,品味着他人的人间百味,经常忘我得身心疲惫。回到现实,朋友们都认为她是个除了舞蹈什么都不会干的人,而她也很坦诚地说,闲下来她最想做的就是放松。每结束一次新的创作,山翀首先想做的就是补充睡眠,因为经常一两个月为了一个作品而全身心投入,当一切结束时,整个人都被掏空了,她需要恢复元气。

那时,她可以整天在家足不出户,看书、听音乐、偶尔收拾房间。由于跟厨房完全不来电,却又爱吃,她也会自己出去逛街,品尝美味。这是她窃喜的地方——舞剧演员既需要补充营养、增强体力,又要控制饮食以保持体形,可她两不误,即使天天吃夜宵也不用为此发愁。山翀的另外一个休闲方式就是到电影院看电影。她还结交了一些话

剧界的朋友,有时间还会去看他们的演出,可以从中学到很多。

在舞蹈以外,说起自己的好胃口、跟厨房的无缘、潇洒地独自沉浸在电影院中,这些平时的点点滴滴,山翀毫不忌讳、眉飞色舞,畅所欲言。可每次面对舞蹈的辛苦,山翀却没有后悔的只字片语。对她来说,这条不归路她选对了,它适合她。

从11岁到今天,舞蹈已经伴随了山翀30多个春秋,但她体会到的却是小说中经常说到的“一晃而过”。可以想起最初懵懂中放弃重点中学英语班进入浙江省艺校学舞蹈,想起从一张白纸努力学习到今天的一点成绩,想起杭州的冬天早起练功和那冻得生疮的手,想起想家哭鼻子的可怜样,想起背着团里考舞蹈学院的劲头……可她就是想不起曾经说过一次“不跳了”。“天蝎座的人属于长期奋斗型,能够制定细致的目标,不断进行努力和尝试,并且非要有始有终不可。”天蝎座的山翀基本符合,她就是一个做了就要做到最好的人。在与舞蹈相伴的日子里,舞蹈已经成为山翀生命的一部分,她因为适合而喜欢,更因为喜欢而觉得合适。

酸甜的回忆,让人看到了山翀柔弱外表下隐藏的坚毅性格,更看到了她对舞蹈的激情。面对已有的荣誉和光环,她又会恢复到以往的平淡,但当话题谈到舞蹈演员的社会责任时,她的激情又重现……山翀认为,她的这些名誉是为了传播一种舞蹈人的精神,所以她要承担社会责任,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。比如积极参加中国文联、舞协的下基层演出,这种面对面、心贴心的直接交流,让她更直接地感受到观众因为自己的表演而得到的艺术享受,为能传播舞蹈文化而骄傲。虽然条件艰苦,可心里是暖的。

对于未来,山翀不贪心,希望健康、快乐,再就是那句话:“只要开始就会努力、踏实地做到最好。”



汪明荃在粤剧《德龄与慈禧》中扮演慈禧

第42届香港艺术节开幕式上,名人如云、群星闪耀,各地文化艺术界名流齐聚现场,共同庆贺这场盛会。

在众多服饰华美、妆容无可挑剔的人中,有一个女人格外出挑。一件宽松的、做工考究的全黑呢子大衣,不仅将她的身材衬托得挺拔、姣好,更显得其气质庄重而典雅。齐肩的黑发拢着一张自信的脸庞。脸上的妆很淡,但口红的颜色显然是花过心思的,引人注目却不不过分妖娆。一群人包围着她,站在她身旁的是香港知名导演毛俊辉,两人正开心地合影。

“Liza姐,有位记者想采访您,可以吗?”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去,用亲热又小心翼翼的话语向她询问着。她未加思索,点头同意,与周围的朋友话别后,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向记者走来。她那从容的表情与仪态犹如一位女王,让人的心紧张地怦怦直跳。

她,就是汪明荃。经过一番谈话后,记者对一件事深信不疑——坚强而又自信的女人都会获得成功,汪明荃就是一个好例子。40多年的演艺生涯,汪明荃收获颇丰,更因其在香港演艺界不容小觑的地位,获得了“阿姐”的雅号。

比起“阿姐”这个称谓,汪明荃更愿意别人称她“Liza姐”,她认为这个称呼比较亲切,不容易让人觉得自己太过严肃。可是,她要强的性格与认真的态度总让周围的朋友敬而生畏。也许,这跟她的生活环境有关。汪明荃出生在上海,自小跟随祖父母生活,9岁才来到香港与家人团聚。自小生活上的独立造就了她的性格与行事方式。

正是这种要强与认真铸就了汪明荃事业上的成功。影视、歌唱、戏曲,主持、话剧,她不但无所不能,且战无不胜。上世纪80年代,她主演的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等多部影视剧深受大众喜爱,被誉为TVB“镇台之宝”。不得不说,在电视剧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里,汪明荃饰演的女学生的扮相实在好看,模样清新脱俗,穿着旗袍来,一双腿显得又长又直,还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劲儿。随着该剧的播出,由她演唱的主题曲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也成为了经典。如今的小青年或许不曾曾在电视上看过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,但在KTV一定听长辈点过这首歌,瞥见过阿姐当年的俏丽风姿。

也许从那时起,汪明荃就开始明白人们爱她哪一点。此后,接二连三的带有浪漫、悲情色彩的电视剧,如1984年她和谢贤、任达华主演的电视剧《秋瑾》,1988年她和郑少秋、杨群主演的电视剧《大都会》等,使其成为了公众的梦中情人。即使步入花甲之年,这位大众情人仍凭着认真与执着,使一茬茬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在她面前始终黯然失色,并于2001年、2005年摘得TVB最佳女主角。

除了影视剧,汪明荃对舞台艺术也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天分。1982年与米雪合演《白蛇传》、1997年为香港话剧团演出《谁遣香茶挽梦回》,2002年为香港剧团25周年演出赖声川7小时长篇巨作《如梦之梦》,均表现不俗。

不过,汪明荃最爱的舞台艺术当属戏曲。她曾多次公开表示,对戏曲有很深的情意:“我自小就喜欢中国戏曲,如越剧、京剧、川剧等,长大来香港以后虽然主要在电视台做节目,但仍然心系戏曲。因为生活在香港,就自然而然走上粤剧表演的道路。”所以,尽管她“半路出家”走上粤剧之路,却唱得风生水起。

汪明荃与粤剧的缘分结于

1983年。那时,她自筹资金搞粤剧,与林家声合作演出《天仙配》,反响良好。之后,于1988年起,与罗家英合组“福升粤剧团”做专业演出。1992年,她当选香港最大粤剧组织——八和会馆的主席,也是该组织首位女性掌门人。

顶着这些头衔,汪明荃自然背负起发展香港粤剧的重任。多年来,她为传承粤剧剧目,培育粤剧新人,提升粤剧创作、演出水平,争取粤剧演出经费和场地,不遗余力地奔忙着。如为使香港粤剧后继有人,她常到学校去推广粤剧,让孩子们自小有机会接触粤剧;为推广粤剧,香港西九大戏棚开幕后,汪明荃不仅常去捧场,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每日演出信息,向公众介绍戏里的名角儿。“虽然,今年香港艺术节上没有我的演出,但我仍然会关注这个盛会,为粤剧同胞们振臂高呼。”汪明荃说。

汪明荃不仅是事业上的强者,令人惊叹的是,她更是生命的强者。1994年,她患上了甲状腺瘤。最初,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后来逐渐克服了对疾病的恐惧,配合医生做了手术,度过了生命的难关。2002年,她又发现自己的乳房长了肿瘤。幸亏发现得早,及时做了手术,病情没有恶化。出院后,两次与癌症擦肩而过的她,对工作和生活更加充满热情。

老天爷对自强不息的人是眷顾的,在恰当的时刻赐给了汪明荃一个忠诚的朋友和好脾气的伴侣。在汪明荃第二次患病过程中,罗家英一直陪伴其左右,不仅照顾她的饮食起居,还想尽办法哄她开心。天有不测风云,2004年罗家英竟患上肝癌。得知消息后,性格坚强的阿姐决定与他共渡难关。在共同抗癌斗争过程中,两个人的健康渐趋稳定,感情、事业上也离不开彼此,2010年两人合作粤剧《德龄与慈禧》,一经演出,备受赞赏。

如今,打开电视,总能看到汪明荃,她还是那样光鲜靓丽地活跃在人们崇拜的目光中。

心系戏曲

记香港著名艺人汪明荃

本报记者 张 婷



山 翀